

上

胡丽华○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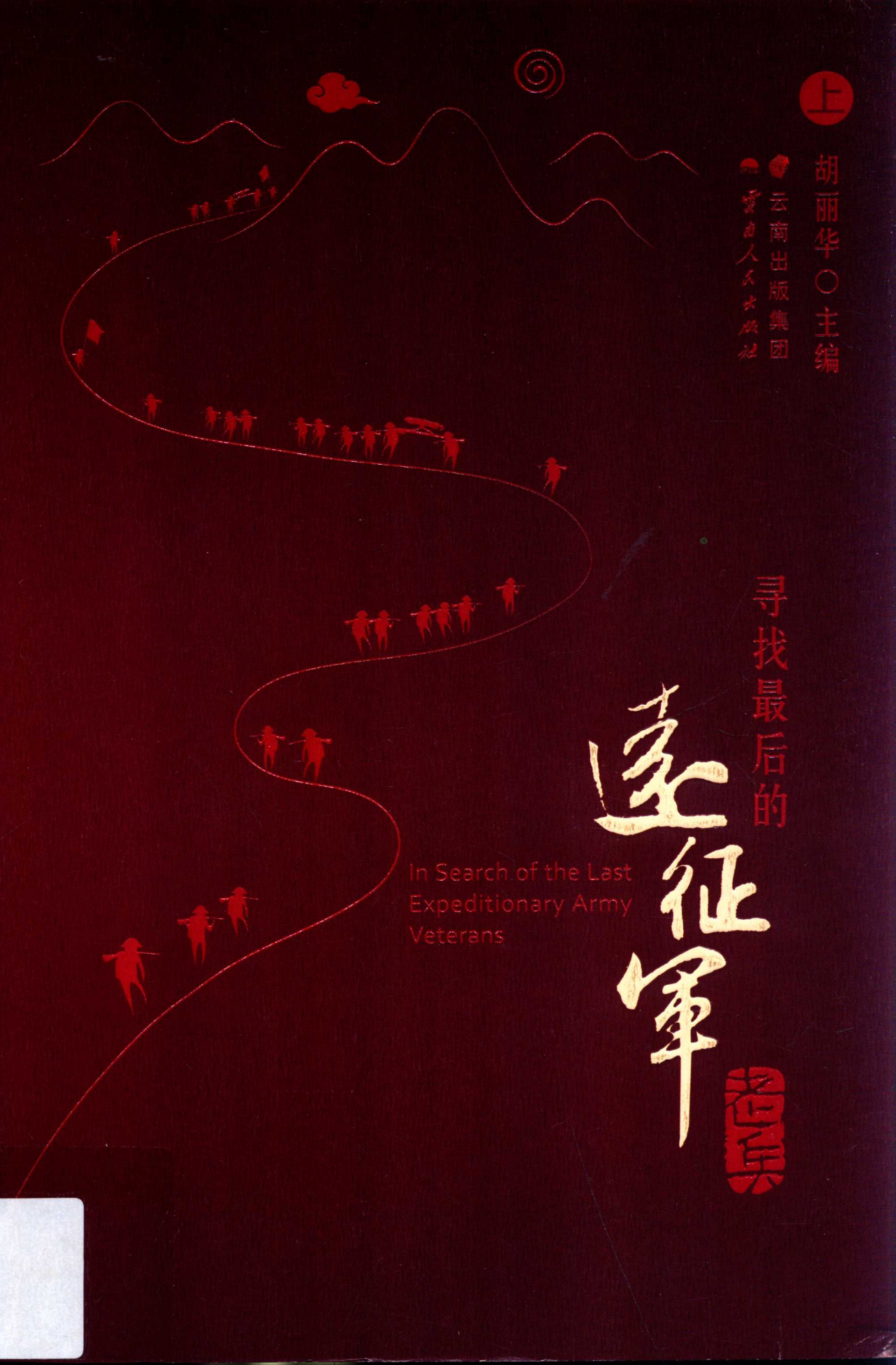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寻找最后的

远征军

老兵

In Search of the Last
Expeditionary Army
Veterans



上

胡丽华○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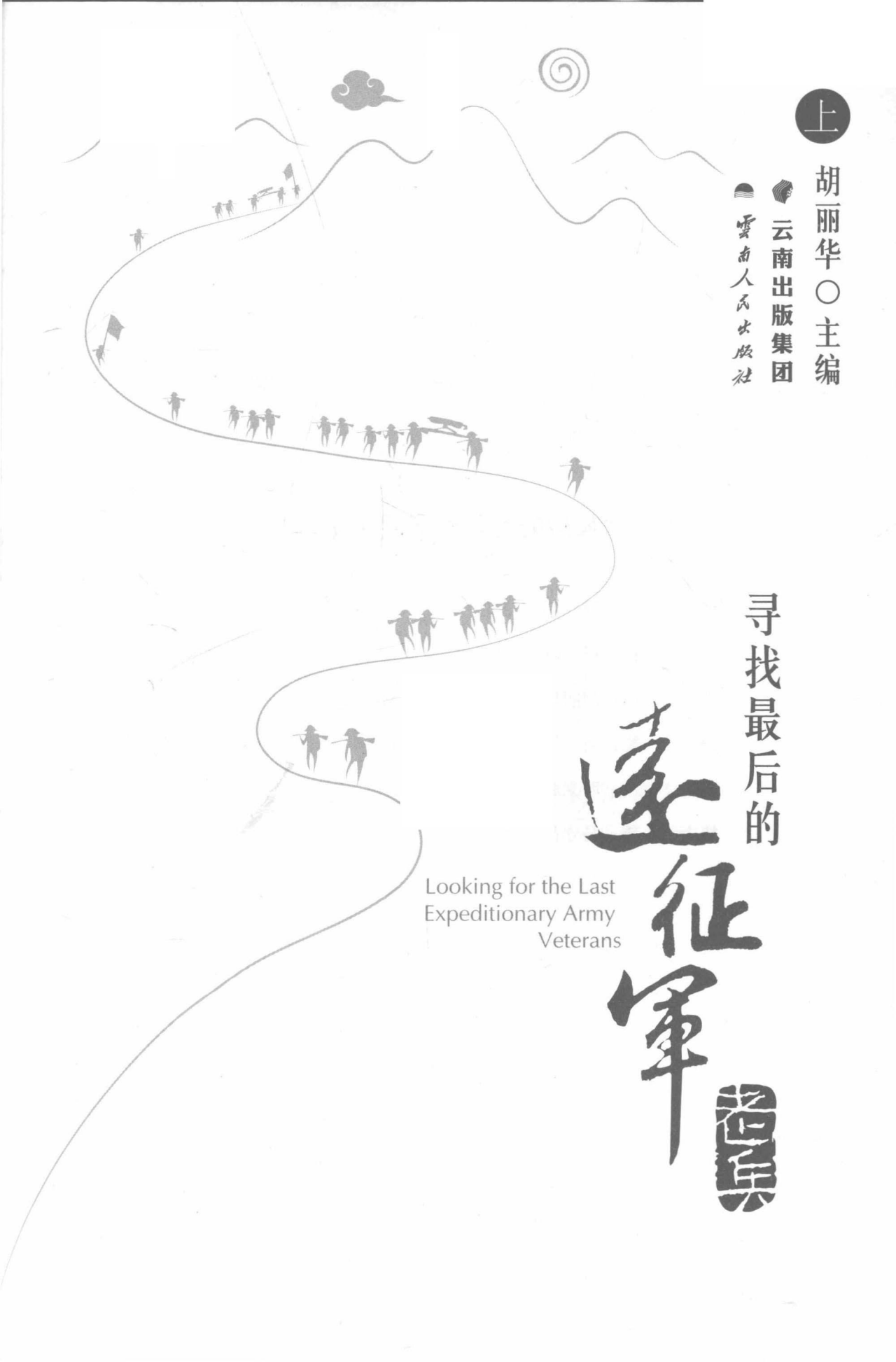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寻找最后的

远征军

老兵

Looking for the Last
Expeditionary Army
Veterans



《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何 伟

编委副主任：杨正晓 马子兴

主 编：胡丽华

编 委：何 伟 杨正晓 马子兴 胡丽华 谷 萍
明立胜 李继东 李启山 杨 艳 杨益菊

执行编辑：马守昌 毕世铄

纪念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胜利 70 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寻找最后的
远征军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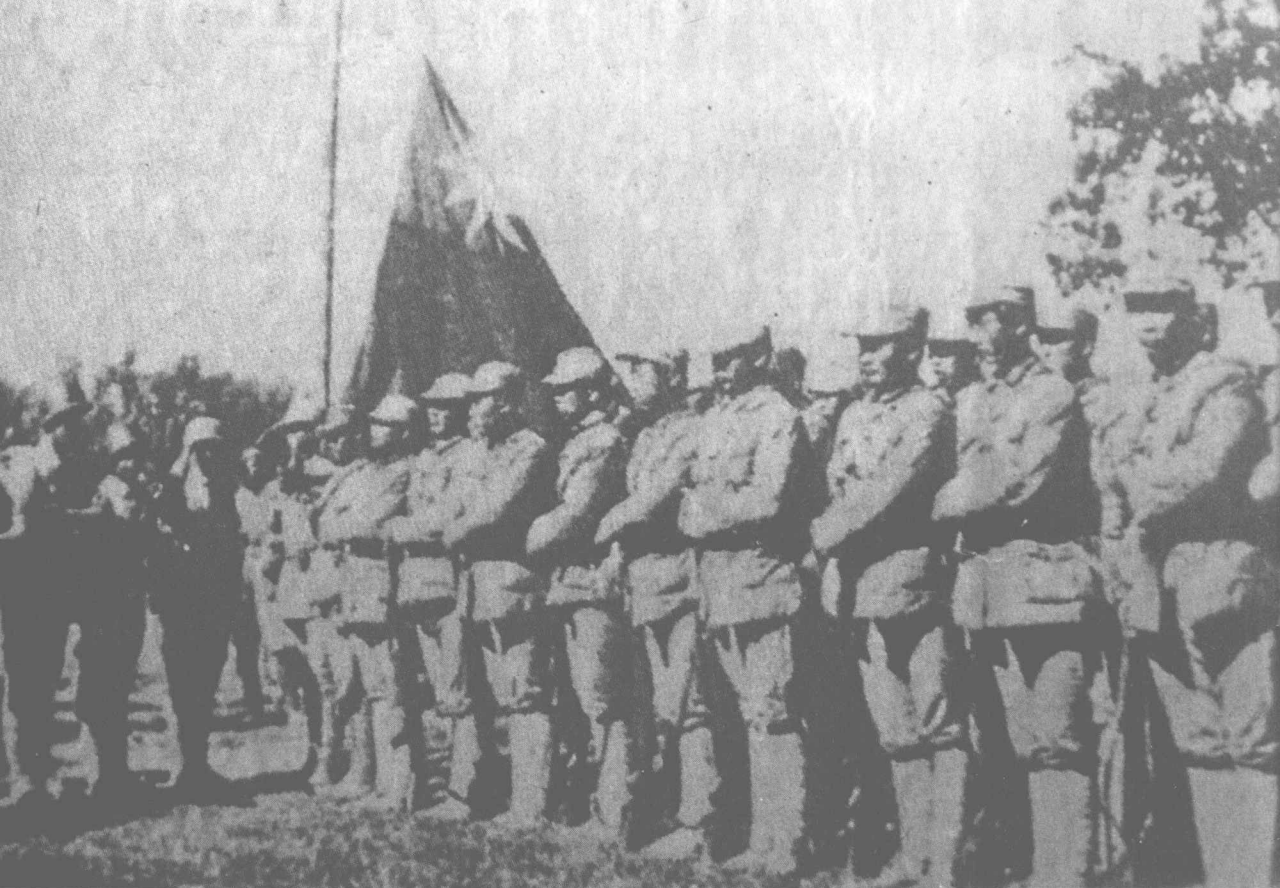
中国远征军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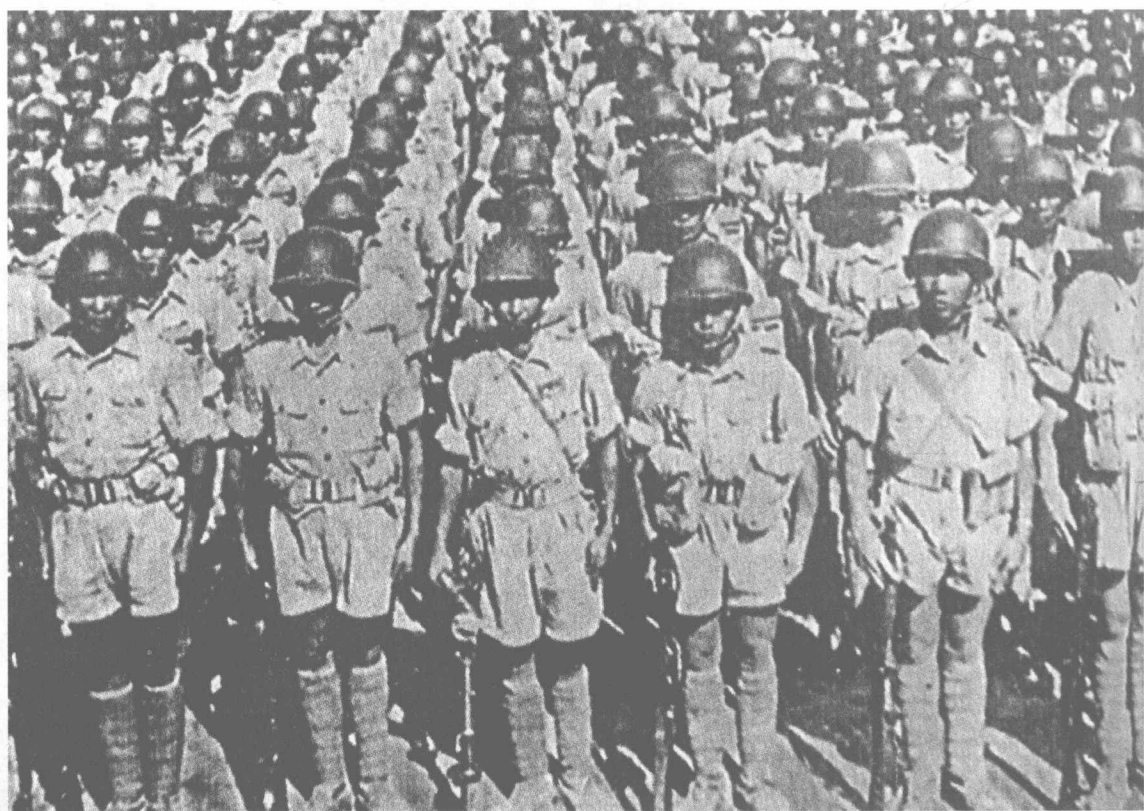
中国远征军名录墙



寻找远征军，鸿雁传书忙。
七十年的寻找，七十年的牵挂



赤胆忠心为国而战：中国远征军战士接受检阅



威武雄壮，众志成城：中国驻印军官兵整装列队，战前誓师



前言

何伟

当历史进入21世纪初叶的2013年时,从时间顺序而言,接下去自然是2014年、2015年……这是地球上所有使用公历的国家或地区所执行的纪年规律。然而,这三个年轮对中国人、滇西人来说,蕴含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因素,并不单单只是个时间概念,因为这三个年轮与20世纪发生的有关人类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1943年,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1945年初,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取得完全胜利。之后,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并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2013年已是中国远征军缅甸反攻70周年;2014年则为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70周年;2015年则成为包括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在内的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70周年。三个70周年,是三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是人类向邪恶宣战、为正义而战的胜利纪念。

滇缅抗战胜利后,在滇缅战场上,曾经竖立了一座座纪念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丰碑。作为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的腾冲,同样建立了烈士陵园——国殇墓园。庄严肃穆的纪念塔屹立山顶;数千烈士墓碑排列山坡。这是腾冲人在腾冲光复后,面对一片焦土的惨状,顾不得检视自己身上的伤痕,忙不上收拾破碎的家园,而首先想到的是为抗日烈士修个安身之所,仅仅用不满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一个世间少见、国内仅有的抗日烈士陵园。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腾冲人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腾冲人倾力修建烈士陵园,就是为了感恩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为人类的安宁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丰功伟绩;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中国远征军功盖天地、气壮山河的光荣历史;就是为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先辈们赴汤蹈火、奋不顾身、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继续完成他们为之彻底献身的事业,将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然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善良愿望却往往受到某个特定邻居的干扰。本来,随着当年的战争渐行渐远,中国人的态度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更多的宽容对待过去,甚至连强盗们杀人放火后应受的惩罚性赔款,中国人都放弃了,为的是邻居和平相处,世界和平安宁。可是,这种诚意对于加害者而言,他们全然不知感恩,不知悔过,直到有一天,那几个小岛上的几任首脑连续多次走进那座供奉着全身浸染着中国人、亚洲人鲜血的魔鬼的“神社”顶礼膜拜时,善良的中国老

百姓才看清魔鬼们的阴魂未散，他们身后掌管着国家大权的子孙，正秉承着他们曾遭失败的恶行，先是悄悄地，继而是明目张胆地准备东山再起，以复活他们屠杀人类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事业。于是，中华民族更加警醒，滇西人、腾冲人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建设国殇墓园不光是为了感恩，更应该为了警醒！这使我们想起前辈们当初筹建国殇墓园时，墓园的地形就设计成钟形，取“警钟长鸣”之意！前辈们真有卓识远见，他们在欢庆胜利之时，就想到了后事。那么，处于当今的我们，面对严峻局势，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是否还应该做点什么呢？思考的结果是：70年前，我们为光复腾冲而牺牲的9168名中国远征军烈士建立了国殇墓园，今天，我们要为30万名远征军竖碑立传，这是我们民族的千古事业。于是腾冲人开始了艰难的“六年寻找”：寻找当年30万远征军的英名；寻找那不该遗忘的光辉业绩！六年过去了，寻找的结果是——2013年8月，在国殇墓园的右侧赫然出现了一座大型建筑——滇西抗战纪念馆，以及围绕在周边的镌刻着十万远征军英名的名录墙。这是腾冲人对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大业竖立的又一座历史丰碑。与此同时，“六年寻找”的另一结果是寻到了数达千篇的有关滇缅抗战的珍贵资料，并从其中优选了295篇文章，辑成本书——《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

关于这本书，我想多说几句。

腾冲县记述腾冲抗战的书籍，据腾冲宣传文化界的朋友们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20多年间，腾冲县宣传文化界、史志界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已经出版了多部上乘之作。而今，又再出一部有关抗战的长篇著作，是否是“老生常谈”呢，还是有其新的价值追求？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是认真翻阅一下本书。在我们仔细读完本书后，我们就会得出与本书编者相同或相似的共识，这些共识大略如下：

第一，本书收录了近三百篇文章，这些文章再现了滇西战役、缅北战役以及印度培训基地的真实场景，从而使本书具备宏大的视野、二战的背景，突破了长期以来“一时一地”的记述模式。此为本书编者的追求之一。

第二，本书从始至终贯穿“寻找”二字。为什么要寻找？因为那场战争已经过去70年。试想，即使那时出生的婴儿，至今也已成为70老翁。当年的30万人，至今活在这个世上的还有多少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甚至是“活着的文物”了。何况他们又被遮避了数十年，因而我们发现他们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是当代人经过长时间理性思考的觉醒；寻找，是当代人对历史人物表现出的人文关怀。再说，这些文章大多是老战士们用他们昏花的老眼、颤抖的双手、死而复生的心灵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是用他们一生的心血写出来的；甚至是他们来到人世间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我们能感受到文章的分量；我们能触摸到文章的心跳！因此，今人的寻找，是时代的责任，是后来者的义务，也是人性之爱不灭的表现。这是本书编者的追求之二。

第三，本书对中国远征军的记述虽是以战争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书中同时记述了远征军官兵的战前生活、参军入伍动态、战后漫长的人生状态；远征军官兵的爱情婚姻、父母儿女、志趣追求等等。形成以远征军为轴心的一个群体的生存断面，从而赋予本书战争人类



学的丰厚内涵。这是本书编者的追求之三。

第四，本书以百余万字的厚重篇幅记述远征军。以战场而言，涵盖滇西的腾冲、龙陵、芒市、畹町；缅北的胡康河谷、猛拱河谷、密支那、八莫、腊戍；缅中的同古、仁安羌、曼德里等地；印度的汀江、蓝姆迦、利多等地；并延伸至中国后方基地保山、大理、楚雄、昆明等地。以参战军队而言，涵盖中国、美国、英国、缅甸、印度、日本等国。以战争阶段而言，涵盖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撤退；之后的怒江对峙、滇西游击、驼峰空运、兰姆迦训练、1943年缅北反攻、1944年滇西反攻、1945年滇西光复、缅北胜利、两军芒友会师、滇缅战役胜利结束。以参战兵种而言，涵盖步兵、炮兵、工兵、汽车兵、坦克兵、通讯兵、卫生兵、宪兵、收容救护兵、情报侦察兵、陆军航空兵、交通警备部队、翻译官、军法官、兵站后勤部队、军队报社、军队文工团、地方游击队、后方训练基地、航空站、飞机场以及与战争关系密切的资源委员会、地方抗日政权、抗日爱国人士等等，均在书中有充分的记述，可谓构成了一个战争大社会。其全面性、系统性、丰富性以及文献性是本书编者追求的终极目标。

我认为追求是一种梦想，有追求就有梦想；有梦想，你的前方就有一幅接一幅的美丽风景。

我祝贺本书付梓出版！祝贺腾冲抗日文化宝库中又添一部新作！



序

邓 贤

2013年元旦过后不久，我到缅甸中部仁安羌参加一座远征军纪念碑落成仪式。佛塔形状的纪念碑矗立在平墙河畔一座荒山之上，山头曾是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501高地。远远看去，纪念碑尖顶直插云天，基座上一行金光闪闪的大字光耀天地——“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纪念碑”。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新三八师一一三团在仁安羌与日军激战四昼夜，一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成功收复501高地，解救被困英军7500余人，还有数百名随军家属和美国传教士等。是役为我远征军入缅作战首次大捷，一一三团800壮士伤亡过半，有202名官兵长眠异域，再也没能返回故乡……

岁月斗转星移，这段用鲜血书写的抗战历史已经翻过大半个世纪，“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国内人们终于过上没有飞机轰炸枪炮轰鸣的和平生活，安享经济改革带来的物质成果时，这些埋骨异域的忠魂却沉入无尽的黑暗河流之中。漫漫长夜，这些天涯孤魂寂寞地守望着旧战场，谁来为他们燃一炷香，摇一摇招魂幡，指引回家的道路呢？谁又能想到，英烈洒尽热血之后竟是滚滚而来的泪水？

这座“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纪念碑”是一位抗战后人的心血结晶，他是时任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将军的儿子刘纬民先生。刘先生是美籍华人，他为了完成父亲遗愿，耗巨资达数千万元，历时数年，坚持不懈地在缅甸旧战场修建这座纪念碑。这是华人国外建立的第一座抗战大捷纪念碑，尽管是民间行为，我们还是有充足理由为此感到欣慰，它表明，历史记忆的种子毕竟没有死去，它深藏在许许多多如刘先生这样忠肝义胆的中华子孙心中。

这本由腾冲县委宣传部编撰的记述滇西西北战役的《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即将出版，令人充满期待。我相信该书也是一座文字建造的碑塔，它通过许许多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将无数已经失落和即将失落的历史碎片——当事者生前口述、采访考察、档案资料、故事回忆、亲见亲闻等等打捞起来，汇集成册出版。与刘纬民先生在缅甸建造“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异曲同工，这本用文字做砖瓦建造的精神纪念碑同样义薄云天重如泰山，它让所有中国人和后代有机会学习和缅怀抗战先烈，重温民族抗战的丰功伟绩和艰难历程，以及由此向历史致敬。

谁说这本书的价值抵不上一幢摩天大楼呢？

当战场搏杀的呐喊已经归于沉寂，当那些被历史黑夜遮掩的不屈身影渐渐远去，当我们迫不及待地扑向未来的怀抱而疏于回望——因而遗憾地遗忘了那些本不该忘记的人和事，以及被鲜血浸透的土地的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民族记忆复活。一位政治家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复活的民族记忆将成为我们前行途中的坐标和纪念碑，它将指引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走向未来，走向繁荣富强，永不迷航。

2013年端午节 于成都清水河畔



引文

一座边境小城与中国远征军的世纪情缘

一段不期而至的历史机遇，定格了一座边境小城与中国远征军的一段世纪情缘；这段世纪情缘注定了七十年后必然出现一部具有文献意味的著作——《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

——本书题记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滇西、缅北战役，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被人们重新认识：一批又一批专家学者关注、研究这段历史，在拂去人为的尘埃之后，这段历史被一段一段地还原；一部又一部反映当年战地生活的文艺作品，在矫正了被扭曲的形象之后，恢复了英雄的本来面目，理所当然地复活在亿万人的心灵之中。作为当年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的腾冲，也对自己的抗战历史做出了系统回顾，梳理了这个边境小城与中国远征军的世纪情缘。

1942年春夏之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失利，溃退回国，日军尾随紧追侵入滇西。5月3日国门畹町失陷，5月10日腾冲失陷。腾冲失陷之前，驻腾的专员、县长及部分地方部队先敌逃走，致使百姓无主，形成全城大逃亡。处于血雨腥风中的腾冲人，日思夜盼，期望抗日部队速赴腾冲，带领百姓抗击日军，重返家园。就在日军侵腾后的第5天，即5月15日，抗日部队预备第二师开赴腾冲，当即发起橄榄寨战斗，与敌激战半月，战斗异常惨烈，日军在阵地前遗体累累，我军亦伤亡五六百人。腾冲老百姓震惊了：这是一支敢碰硬的部队，如果他们早来十天半月，也许日军占领不了腾冲城，因为当时占领腾冲城的日军只有292人，而驻腾冲的专员及县长手下有3个营千余人的兵力，但他们选择了逃跑放弃的行动，致使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腾冲城。腾冲老百姓从橄榄寨战斗看到了希望，腾冲有救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可以托付给这支抗日部队了。此后，抗日部队预备第二师及第三十六师，先后在腾冲老百姓的配合下，在高黎贡山的深山密林之中，在龙川江两岸的城镇村寨中，与敌战

斗百余次，粉碎了敌军发起的三次大扫荡，牵制了滇西、缅北的日军主力，为1944年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任何一场反侵略战争，必须具有三种力量：军队、地方政府、人民群众。这是一根战争链条，缺一不可。而腾冲抗战，由于战前的地方政府官员逃亡，致使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链环出现断裂，于是，这部反侵略战争的机器就难以有效运转。早在日军侵腾初期的5月26日，腾冲爱国志士、地方绅士刘楚湘、徐宗稚等就相约集会于腾西北偏僻农村秧草塘，商讨抗日事宜。6月5日，预备第二师副师长洪行在腾北江苴召集各练（即乡、镇）士绅开会，正式成立了临时政府性质的腾冲县务委员会。之后，云南省政府又正式任命张问德为县长，于是，在原县务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腾冲县抗日政府。从此，链条系起来了，机器转动了。县政府在抗日部队帮助下，恢复了乡（镇）、保、甲各级政权组织，组建了各地的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支前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首推运送军粮。抗日部队游击时期的粮食供应全部为地方供给，每天消费粮食上万斤，前后18个月540余天共需粮食约600万斤。特别是1944年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反攻腾冲初期，部队的兵站尚未健全，6万大军每天消费的粮食近10万斤，均需地方供应，即使后来兵站逐步健全，也只能供应部队军需的一部分，大部还是要地方供应。腾冲老百姓倾其所有尚还不足以满足部队之需，于是县政府动员万余民夫到保山户帕搬运军粮。由于青壮年都支援前线作战去了，运粮的民夫多是老弱妇孺。当时正值雨季，一万多妇女儿童身负沉重粮袋，如龙似蚁行走在大雨滂沱、泥烂路滑的高黎贡山悬崖深箐之中，有冷冻而死的，有跌崖而死的，更令人感动的是，原来从家出发时，估计不到暴雨倾盆，山路难行，延误了时日，所备伙食不够，但民夫们饿死也不愿用背上的一粒军粮，发誓要将60万斤军粮全数运抵腾冲抗日前线，保证前方将士作战之需。当年，目睹此情此景的盟军（美军）官兵感叹“世所罕见”。

对于人民群众的忘我支援，军队以命相报。反攻腾冲时，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在血雨腥风中与敌拼命，每天伤亡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有的部队早上整连整营上战场，下午只剩下几名伙夫，伙食担挑到前线阵地时，已经没有活着的战友，当然也就没有人来吃饭了，那情景真让人欲言无声，欲哭无泪！1944年9月13日，战争打到最后阶段，大部日军已被歼灭，困守腾冲城最后一组碉堡的日军残兵困兽犹斗，担负攻击任务的我预二师第五团团长李颐眼睛打红了，跨出团指挥所，推开跟随他的警卫人员，大吼一声“跟我来”，士兵冒着地堡里喷出的火网，一排排倒下，又一排排冲上，日军暗堡在集束手榴弹攻击下轰隆一声被炸哑了。可是，我们身先士卒的李团长也倒下了。第二天，即9月14日，腾冲城完全光复了。可是李团长却看不到了。老百姓找来最好的棺木，全体军民以最隆重的礼仪厚葬了这位牺牲于胜利前夜的抗日英雄。

腾冲抗战胜利后，老百姓从深山密林里、从偏远山村里纷纷回到屋倾墙塌的家中，面对满目凄凉，人们来不及医治自身的伤痛，首先想到的是为抗战中牺牲的九千英烈建立墓园。民国元老、时任云贵监察使的腾人李根源先生从重庆致电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首倡建设国殇墓园，厚葬九千忠骨，他在电文中言：“理应丰碑伟冢，以纪英烈，状形绘声，传之史志，俾边人春秋祭享，永志不忘”。在李根源先生的倡议下，腾冲人将战争中保留下来



鲜花献给远征军将士，温暖献给远征军老兵

的度命钱慷慨捐出；腾籍旅缅、旅印华侨亦纷纷解囊，遥寄资金。只一年时间，腾冲国殇墓园于1945年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日即告完工。这是腾冲人用心血化成的崇敬，这是腾冲人血脉中永铸的爱国情结。

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国殇墓园变得冷落了，沉寂了。数千墓碑被荒草淹没，一座高塔被岁月剥蚀；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荒唐年代，一帮丧失理智的人竟用一包罪恶的炸药，轰隆一声将这座凝固着抗日将士鲜血的抗日烈士纪念塔炸毁了，那一方方烈士墓碑也被同时砸毁。那时，有良知的腾冲人，目睹此情此景，嘴里虽无言，心里却在滴血。

人们常说历史无情，它会在某个时段掩盖珍珠，然而历史又有情，因为珍珠最后总是被它重新发掘和证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腾冲国殇墓园被重新认识，重新恢复，腾冲人将断裂的历史又重新缝合。之后，记述滇西抗战的文史资料如雨后春笋般被发掘，一批又一批出版发行。各种级别、各种层次的“滇西抗战、缅北抗战”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学术研讨会在滇西保山、腾冲、龙陵、芒市多次召开，滇缅抗战的血花在当年的抗日战场又骤然绽放。

腾冲国殇墓园又迎来了一批批凭吊瞻仰者。一位来自海外的当年的抗战老兵，面对忠烈祠里正面墙上的孙中山先生像以及像左的“青天白日旗”、像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感慨而言道：“想不到腾冲抗战60年后，在腾冲还能看到当年国殇墓园的原模原样，出乎意外，出乎意外！腾冲人忠于历史，可尊可敬。”这一席话让我们想起1987年复修国殇墓园时的一段故事：当年工程主持者是县人民政府一位姓刘的干部，当复修忠烈祠时，到底恢复不恢复那两面旗帜，复修委员会感到很为难，因为那时极“左”思潮虽已不占主导地位，

但遗毒尚存。改变原貌似乎不妥，但公开恢复那两面旗子，在中国大陆当时尚无先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家都心有余悸，有人主张“请示上级”，但主持者没有请示上级，而是照当年的原貌恢复。工程完工后，主持者请来县级“五套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复修情况，特别说明了原样恢复中山先生像及两面旗子的道理，请上级指示。当时，在场的各位领导人都等待一把手开口，而一把手并没有开口，既没表示赞成，也没表示反对，会场静寂了几分钟，突然，一把手站起身来，说了句：“就这样吧！”背抄双手，一抬腿跨出了会场门槛，其他的各位领导也就站起身来，鱼贯而出。没有争论，更没有指责，此事出奇地顺利了结。事后，有人问主持人：“你怎么这样大胆，如此大事竟敢擅自做主？”主持人说：“也不是我大胆，因为我认为恢复历史原貌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做错事。如果我当初写个报告请示此事是否能做，此事就做不成了，因为白纸黑字，谁也不愿承担责任。而我将事情做成后，再请他们来，并且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讲足讲够讲充分，事情就可能成了。”有人又问：“万一遭到指责呢？”主持人说：“那我也就认了，此事本来就有风险的，我原也准备承担的。”感谢刘先生的善良诚实与智慧！感谢当年那位一把手的那句话：“就这样吧！”其实，他们做成的是一件大事，一件正确对待历史的大事！它的影响何其深远。

腾冲国殇墓园深藏在滇西的重重大山里，可是，从它建成那天起，它就是一部惊世名著，人们从那一方方墓碑中读出了忠诚与不屈，也读出了冷漠与隔阂。当然，最后读出的还是我们民族的厚道与良知。

2002年8月15日，全国抗战胜利57周年纪念日，一群抗战老兵相聚国殇墓园，他们是58年前腾冲光复的胜利者（腾冲抗战胜利先于全国抗战胜利一年），也是历经岁月风霜剥蚀的幸存者。他们走进墓碑群，再次与无言的战友经历一次血与火的回顾。这一天，我听到一位名叫刘锡安的老兵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原籍贵州凯里，反攻腾冲时，他在预备二师五团一营一连一排当准尉排长，打下高黎贡山后，部队又扫清了腾冲城外圈的日军。那一天，他们连接到命令，参加全军攻击腾冲城，当部队接近城墙时，忽然看到城墙上面倒吊着十几个人，再仔细一看，那是中国军人，他们明白了，那是他们的战友，他们是在历次战斗中被日军俘获的中国军人，日军用铁丝穿透他们脚跟的骨头，将他们从城墙头放下来倒吊着，用以吓阻中国军队攻城。天哪，这一幕确实恶毒，它使他们更认清了日军到底是人还是魔鬼？他们人人心里流血，眼里喷火，不知该如何动手，正在犹豫之时，只听被吊着的官兵大声喊叫：弟兄们，不要管我们的死活快快进攻啊！于是，山呼海啸般的枪炮声、冲杀声，在腾冲城上响起……听着老战士的叙述我仿佛看到那一方方墓碑顿时活起来了，而一位位老态龙钟、参加集会的老兵，背脊也挺直了，手中的拄棍也变成了钢枪，整座国殇墓园又变成了一场血火硝烟。

太阳偏西了，老战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当年的战友，有的手拄棍，有的在家人的搀扶下缓慢地从烈士塔走下山来。在山脚的台阶上两位老战士坐下来缓口气，便交谈起来。其中一位叫叶进才，陕西安康紫阳县人，在滇西抗战中，他是远征军三十六师一〇八团机枪连的重机枪手，参加过惠通桥阻击战、高黎贡山反攻战、腾冲城内的巷战等数十次恶战。在他的重机枪扫射下，到底打死了多少日军，他也不知道，但他记得他活捉过几个日军士兵。因为作



战有功，他被晋升为少尉排长。他的右脚、左手、下胯多处受伤。腾冲战役后，他因伤与部队失散。后来，他遇到一个饿得快死的白族女子，他救活了她，再后来，他俩便成了夫妻，落脚在腾冲北部农村界头乡，过着清苦的农民生活。两位老战士中的另一位叫胡国厚，湖北襄樊人。这位老战士的经历叫人无法理解：他年轻时先入新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当上士文书，参加过入缅作战。缅战失利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又加入预备二师参加了腾冲抗战。腾冲光复后，他落脚腾冲。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抓捕，险些被杀头，后被人救下，免了一死。新中国成立后“三反”时，他又被诬为土匪，判了3年刑。胡国厚说，他这一生的遭际连他也想不到。他后来也落脚在腾冲界头乡，因此原本一个是陕西人的叶进才与另一个是湖北人的胡国厚，因为滇西抗战，就成了腾冲同乡、界头同乡。前几年叶进才的儿子死了，老人老年丧子，除了精神受到巨大刺激，生活也陷入了困境。叶进才曾找胡国厚商量，想写个申请向政府要一点补助。胡国厚劝他说，国家大业大，要用钱的地方多，我们咬咬牙吧，没有过不去的关。直至这次参加国殇墓园重聚，老战士们也没有提什么要求。听到这种信息，而又无力帮助老战士解除困难的我辈，除了在心中再次竖起他们的丰碑，我们唯有将他们的事迹记下来，将他们的英名记下来，用这些历史细节，去填补我们民族躯体骨架中的血肉。

光阴似水流，岁月如织梭。

2002年的老兵聚会已经过去10年，时间的刻度，已刻出2012年的字样。2012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它提醒滚滚红尘之中的我辈，今年是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70周年。

70年风雨剥蚀，70年人情冷暖。如今，还有多少远征军活在人世？他们的战争经历后人记录了多少？他们在战后的人生状态有多少人知晓？无人能回答，只得赶紧寻找，迟了，就来不及了！从2007年开始，在当年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的腾冲，一场“寻找远征军”的活动悄然展开，历经6年寻觅，腾冲人怀着虔敬之心已寻到10万人名，这10万人名已被镌刻在以国殇墓园为基础扩建的“滇西抗战纪念馆”的名录墙上。这是腾冲人“寻找远征军”的见证；这是腾冲人与远征军的世纪情缘。

面对10万人名，就是面对10万个横枪跃马、血战沙场的勇士！

面对10万人名，就是面对中华民族10万条铁骨铮铮的脊梁！

其实，又何止10万，他们是30万、300万、3000万……是前有古人、后有来人的一支浩浩荡荡的、永不断绝的正义之师。

腾冲——国殇墓园——远征军——情缘。这是历史的链环，心灵的情结。这几个词语的背后，是大山一般沉重的滇缅抗战史。

正因为如此，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不仅是腾冲人、滇西人的心愿，也是中国人、亚洲人以及人世间所有善良的人的心愿。

编者